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六十八回 俗和尚出言不遜 猛英雄舉手無情

話說天然和尚問明王八家的家丁，知道這些女眷是王八的三姨太所請，天然心中明白，當即趕上前去，請他們進入方丈坐下，命人獻茶，自己即靠在方丈內窗子口那張方凳子上坐下相陪，一一命人擺茶盤、拿點心，又叫人去取泉水，泡那頂上的香茶，還要用兩餅龍井茶葉。一面極力招呼，一面斜著眼向各人溜去。正在意亂心迷之際，忽聽王八的第三個侍妾，向天然說：「這大和尚如此周旋，使我等實在過意不去，下次我等還是不要來了，帶累你大和尚忙得如此。」天然見說，趕忙答道：「說哪裡話來，姨太太是難得在此請客的，偶然到此，這是僧人應該，惟恐招呼不到，還請姨太太與眾位太太、少奶奶、小姐們包涵些兒，僧人已備了素麵，請問是先到各處去遊玩過了，回來再吃麵，還是吃了麵，再到各處去遊玩？聽太太們便。」只聽王八的第三個妾又說道：「大和尚你不必費事，我們已帶了酒席來，不過借你的廚房來燴一燴菜就是了。現在就請你大和尚領著我們到各處遊玩一番便了。」天然道：「小僧自當領導。」說著就站起來，讓她們出了方丈，他便跟在她們後面，指點著到各處遊玩去了，並且說道：「小僧早就招人備了素菜，既是姨太太帶了酒席來，好在近日天長，就留在午後當點心好了。如今先去各處遊玩一番再說罷。」

你道王八這第三妾，為何如此請客？原來她本姓陸名喚湘娥，是個從良妓女，因自己前三日過小生日，那五六個花枝招展般的女子，皆是她從前院子裡的姐妹，現在有從良的，有已經脫籍尚未擇到主人的。陸湘娥過小生日那天，她們皆去送禮拜壽，陸湘娥要還請她們，家裡的地方雖大，究嫌不甚爽快，不如請到平山堂還了席，因此與王八說明。三八又極其寵信，陸湘娥一說，王八也就自然應允，所以僱了船隻，帶了酒席前來。

天然和尚帶著陸湘娥等去各處遊玩，先游了兩處，並未遇著什麼遊客，忽然陸湘娥要去看第五泉，剛走進門，可巧聖天子與周日清從歐陽文忠公祠內走出，迎面碰見。當時聖天子見是人家內眷，也就慢一步，讓她們過去，及見天然在末後追隨，聖天子並未與他較量，也就將前語忘了。倒是周日清在旁看見，不覺勃然大怒，暗道：咱們叫他陪我們到處遊玩，他說有俗事，原來就是這樣俗事，要陪伴女子閒遊，此時已是躍躍欲試，因見聖天子可以容納，不與他較量，也還不便出頭，只得忍耐，預備隨後再與他說話。心中雖如此想，此時天然已走了過去，不過片刻，陸湘娥等已過第五泉回來。

周日清又仔細看天然是何光景，只見他笑逐顏開，一面走，一面與湘娥閒語，那一種故意賣弄風騷的樣子，實在不堪入目。此時卻按捺不住，低低的與聖天子道：「父王可見這賊禿如此混帳麼？」聖天子也早已看見，今見周日清問起，也就說道：「已看見了。」周日清道：「似此不法必須懲戒他一回，方出胸中之氣。」聖天子雖未開口，卻也明這意思。周日清微窺其意，當下就跟了下來，及至轉了幾個彎，又不見天然與那些女眷，周日清暗道：「看光景又到別處去了，等會見，到他方丈那裡再去與他算帳。」主意已定，又與聖天子到各處去遊玩了一回，這才向方丈而來，走至方丈門口，這裡那侍者上前攔道：「請你們兩位客官，就此止步罷，裡面有女眷們請客，客官們不便進去，請客堂裡用茶罷。」

聖天子見那侍者說話婉轉，也就預備不進去。周日清在旁問道：「你家方丈現在哪裡？我與他有話說。」那侍者道：「方丈現在裡面招呼客人呢。」周日清道：「他招呼什麼客？」那侍者道：「是城裡王八老爺的姨太太，借這裡請女客，呼我家和尚在那裡招呼酒席。我家和尚，因為王八老爺是我們山上的施主，常佈施功德，故此不便相辭，只得在裡面照應。」周日清聽說，不由三屍冒火，七孔生煙。當下一聲喝道：「好大膽的賊禿，你可叫他快快出來，俺老爺與他講話，倘若稍有遲延，借故躲避不出，可不要怪老爺用武，管什麼三八烏龜，俺老爺就衝進去了。」這一片聲喧，那侍者也不知所措，若要進去通報，爭奈和尚招呼過的，若不進去通報，看見周日清那雄赳赳、氣昂昂，知道不是好惹的，怕他真個打進去，不但和尚要吃虧，連那些女客也要帶些不便。

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天然在方丈裡早已聽外面喧嘩，已走了出去。一見是方才在方丈那兩位客官在這裡吵鬧，當即上前說道：「客官不必如此，要知道里面現有官家女眷宴客，你們二位客人，是不便進去的。天下事要講理，胡鬧是不行的。」周日清見他出來，已是怒火焚身，恨不得即刻上去，把他痛打一頓，又見他言語頂撞，試問如何能夠忍耐得住？當下就搶一步上前，伸開巴掌，認定天然嘴巴上一掌，口中說道：「好狗賊禿，你敢頂撞老爺麼？」這天然被他一巴掌，不但痛入心肺，登時就紅腫起來，嘴裡的牙齒已打落了兩個，滿口鮮血流將出來。他還不識時務，以為這平山堂是奉旨敕建的所在，平時自己又與在城官紳都有來往，便仗著這點勢，也就口中不遜起來。

此時聖天子也不免大怒，即命周日清道：「既然方丈裡有人家內眷，不要驚嚇她們，你可將這賊禿，提到客堂裡去，與他講論。」周日清答應著，立即走過來，伸了一隻手，將天然的衣領一把揪住，輕輕的一提，如同縛雞一般，提著就走。天然死力掙脫，再也掙脫不開，不由得跟著周日清到了客堂。此時合山的和尚及廟祝等人都已來齊，都站在客堂外面，七言八語的亂說，又見聖天子與周日清在盛怒之下，不敢進去。只見聖天子大喝一聲道：「好賊禿，你還不給我跪下！」天然哪裡肯依？周日清一聽此言，叫他跪下也就不容他不跪，即將右腿一起，認定天然腿彎子上踢了一下，天然不由的便雙膝跌下塵埃。聖天子便向他說道：「你這賊禿，太也托大，你但知勢利兩字，為爾等本來面目。你可知道高某是何人？我且告訴你，內閣陳宏謀、劉墉是高某的老師，現在兩江總督、江蘇巡撫與高某同年。因高某奉旨前往江南密查要案，順道過此，因慕平山名勝之地，乃重來一遊，所以僕從人等全未隨帶，只是這位周老爺同來，因他是我的繼子，沿途可以照應。方才在爾方丈之內，使爾陪著高某遊玩遊玩，爾見我等不是達官顯貴，就不願相陪，以俗事二字推倭，彼時周老爺也就暗含怒意，與爾辯駁起來。若非高某在旁極力排解，爾彼時就不免要吃苦，高某亦明知爾存了個勢利之心，所謂勢利山僧，到處皆是，這也不是你這賊禿一人，所以高某也不與你較量。為何爾因俗事，不願與高某同游。又何以不因俗事追隨那班內眷？高某卻不明白。這也罷了，或者因那班內眷她家的家主，是你的施主，平時有佈施，偶爾內眷來游，情不可卻，不得不勉為其難，陪她們去遊玩一回，只好將自己的俗事暫時拋下，非若暫時的過客偶爾到此，既無功德，又無佈施，可以簡慢。果然如此，於情理上還可以說得過去，不過太覺勢利一點。為什麼已經領著她們遊玩一番，她們借爾的方丈宴客，自有她家的奴僕在那裡侍候，設再不敷所使，爾只應派兩個老年紀的廟祝進去相幫，才是道理。爾卻戀戀不捨，借著這照應的題目，只管在裡面追隨。如此看來，你這賊禿，尚不僅在勢利兩字，及至周老爺喚爾出來，爾不知道自己有理虧之處，還敢出言頂撞，以為高某不過是尋常的過客，就頂撞他兩句，絕不妨事。再不然，就倚仗官紳之力，以勢壓人。今高某也不與你在此較量，我將爾這賊禿送往地方官那裡，勒令他處治你個勾引婦女的罪名，看你怎樣奈何我高某。」天然見說出這一番話語，登時哀求起來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